

中

国

禁

毁

小

说

百

部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 歧路灯

(清) 李绿园 著

中 册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## 第三十四回

### 管貽安作骄呈丑态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

却说张绳祖同绍闻出来，王紫泥毕竟为考试，心下有些作难。绳祖道：“你来罢，疥疮药怎能少了这一味臭硫磺。”紫泥少不得跟着同去，一径直上槐树胡同刘守斋家来。

看官要知道刘守斋是个什么人？原来刘守斋祖上是个开封府衙书办，父亲在曹门上开了个粮食坊子。衙门里、斗行里一齐发财，买了几处市房，乡里也买了八九顷好地，登时兴腾起来。刘守斋名叫刘用约，因做了国学，挂帐竖匾，街坊送了一人台表，就叫起刘守斋。这刘守斋从祖、父歿后，自嫌身家寒微，脸面低小，专以讨些煮茗酿酒方子，烹鱼炒鸡的法儿，请客备席，网罗朋友，每日轰赌闹娼。一来是自己所好，却有八分奉承人的意思，无非图自己门庭热闹。

今日这三位一齐闯进客房，这刘守斋喜从天降。张绳祖问道：“东县的客在么？”守斋道：“王老叔早晨陪客到这里。王老叔回去，鲍相公发急要走，我强留住，现在后院小书房哩。”紫泥道：“你二位去罢。”绳祖道：“你看你那样儿，难



说宗师命不成？”守斋道：“爽快不用在前边，我引着一同到后边罢。”王紫泥道：“待我便便就来行得么？”刘守斋道：“你老人家何用自己亲身出恭。”大家哄然。绳祖扯住紫泥，绍闻跟着。守斋到了客房后门，高声道：“躲一躲儿，有客过去！”穿宅过院，径至后园。另是一座小院落，花盆，橘筒，也有五七样子。三间小房儿，只听内边有呢喃笑语之声。进去一看，原来正是那个鲍相公同着一个妓女在那里打骨牌。大家同团了一个喏儿，让座坐下。紫泥便开口道：“此位便是今日早晨拜的张在哥。此位是萧墙街谭相公。”绳祖道：“失候有罪。”鲍相公道：“岂敢。”妓女捧茶遍奉。绍闻向守斋道：“久仰大名，今日幸造。”刘守斋道：“甚风刮到，多谢先施。”

寒温套叙了几句，绳祖便道：“闲话少提。鲍兄此番进城，弟已知其来意。守斋呢，就拿出色盆来。不然者或是混江湖，骨牌湖，打马吊，压宝，大家玩玩，各投所好。休要错过光阴。”紫泥道：“我不赌罢。”绳祖笑道：“还有谁哩，算上你的一分头何如？再休提宗师两个字，犯者罚东道两席。”守斋开了书柜门，早取出比子，色盆，宝盆子，水浒牌，妓女铺上茜毡，各占方位。惟有绍闻不动身。守斋道：“新客我不便让。”绳祖道：“不用推辞，玩玩儿罢。”绍闻道：“你可晓的我不会。”绳祖道：“叫人替你看着。就叫这个美人与你看着不妨。”那妓女笑道：“我一件也不认的。”绳祖道：“你的大号呢？”妓女道：“没有。”守斋道：“他叫做‘醉西施’，会吃一盅儿。”绳祖道：“适才你怎么打骨牌？”鲍相公道：“她委的不会，适才搭点儿，都配不上来，如何能替谭兄看哩？”张绳祖道：“守斋，你算一家儿罢。我



也知道你不大明白，怕这场赌儿散了。”

话犹未完，守斋的仆人来说：“北后街顾家有人寻鲍相公哩。”鲍相公失色道：“是家母舅着人寻我哩。我来时原不曾到母舅家去，本意不叫家母舅知道我进城来。不知怎的又知道了。这不可不去，我只得失陪。”众人拦阻不住。醉西施送在书房门首作别。众人要从刘家院里过去送出大门，鲍相公再三恳辞。张绳祖、王紫泥恐冷落这个好赌家，一定要送，绍闻只得相随。穿宅过院，送至大门。只见顾家家人说道：“东县姑娘昨晚就有信来了，今日俺大爷好不差俺四下里寻鲍大叔。这是冒猜的，不料果然在此。”鲍相公道：“不用多说。”回头一拱，说：“改日再会。”怏怏然的顾家家人走讫。

众人也就想打散而去。恰好管贻安又同了一个从街口走出来，看见众人，哈哈笑道：“好呀！”紫泥道：“好大气性，一个鹤鹑败了，有何气生，便是那个样子，茶也不吃就走了。”管贻安嘻嘻一笑，刘守斋就邀同到家。连新随的人，主客共六个，依旧从院内过去。到了书房，又团了一个喏儿坐下。醉西施捧茶遍奉。管贻安开口便向妓女道：“西乡走过去。”妓女道：“正要看九爷去。”绳祖指新来的少年问道：“高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张大叔不认的我吗？”绳祖道：“一时想不起来。”管贻安道：“这是我新收一个龙阳。”那人起来向贻安头上打了一下子，笑道：“老九你也敢说，叫众人估将起来，看谁像？”绳祖道：“到底我忘了，有罪。”那人道：“我是仓巷里，张大叔再想。”绳祖道：“是了。你是星相公吗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绳祖道：“那年与令尊作吊时，你还是盛价抱着谢客。如今没在学里读书么？”管贻安道：“读那



书做屁哩！他如今也学撞二层光棍，正是他当行时节，也罢了。”那人便起来与管贻安嘻笑、厮打起来。众人都劝道：“休要恼了。”二人方才歇手。

管贻安又指着绍闻向王紫泥问道：“这位是谁？先在你家见过，只顾咬鹤鹑，没有问。”王紫泥道：“这是萧墙街谭相公。”管贻安道：“萧墙街谭忠弼是府上谁呢？”绍闻把脸红了一红，答道：“是先父。”贻安道：“令尊当年保举花了多少银两？”绍闻道：“不曾花什么。”贻安摇手道：“我不信。家兄当日因为这个宗儿，化了二百两以外。亲口许陈老师五十两，陈老师依了，老周执拗不依。那老周是个古董虫，偏偏他如今升到江南做知县了。”那同行的星相公，姓娄，叫娄星辉，见管贻安说话下道儿，便插口道：“老九，你看你说的是什么！”那管贻安道：“你不爱听，你离离何妨？我还不与你说哩。我放着老西不与他说，他脸上有粉，比你不好看些？”早已一把手扯住妓女，向院里调笑去。

这刘守斋见一起门户子弟，少长咸集，慌的向家里跑，吩咐加意烹调，好办午饭。

少时，鲍相公也回来。原来出的街口，与了来人几十个钱买他，只说寻不着，依旧回到刘家。小厮儿看狗，仍到后园书房内。商量赌时，日已过午。刘守斋吩咐列了七席，排开两桌，安上果盘佐食，浇上清酱淡醋碟儿，一声道：“请坐。”管贻安道：“偏是你这等人家饭是早的，可厌！可厌！”守斋道：“无物可敬，所以略早些。”绳祖道：“日已错西，也不算早。”贻安道：“肚里饱饱的，吃进大锤子去！”娄星辉道：“那是你素用的。”两个又调笑了一遍。王紫泥道：“乡里客请上座罢。”管贻安道：“离了乡里人，饿死您城里



寡油嘴。也罢么，我就讨僭。”一径坐了首席。鲍相公坐了次座。娄星辉笑道：“老九，隔县里客，你也忘了让座。”贻安忽的恼了，道：“我坐的不是，我就走！”一直起来硬要走，众人拦住。娄星辉道：“说一句笑话，你就恼，你怎的骂我来？”贻安道：“你还不知道，我是骄惯成性？”大家解劝一番，依旧分了两桌，众人挨次而坐。酒过三周，精味美品上来，紫泥便夸烹调，守斋谦逊而已。贻安便问厨役是谁，守斋含糊答道：“胡乱寻个人做做。”贻安用箸取起一块带骨的肉儿道：“这个狗彘的，就该把手剁了！”守斋原是内造，一句话骂的脸红，再也不敢多言。

有诗刺那浮华子弟膏粱腔儿：

子弟浮华气太嚣，当筵开口讲烹调；  
请君细细翻家谱，祖上鼎钟历几朝。

不说那管贻安在酒席上妆那膏粱腔儿，抖那纨绔架子，跳猴弄丑。这张绳祖早把王紫泥点出门，寻个僻地儿，商量说：“你没看么，姓鲍的那孩子还牢靠些，这姓管的那个尿孩子，是个正经施主儿，咱休要当面错过。不如下了手罢。”王紫泥摇头道：“不然。你再看管老九眉眼都是活的，何尝不是憨子？只怕下手不成，不如下手了姓鲍哩罢。再不然，把谭家那孩子宰割了，一发不犯扎挣。”张绳祖道：“呸！谭绍闻是个初出学屋的人，脸皮儿薄，那是罩住的鱼，早取早得，晚取晚得。姓鲍的也是个眼孙，还不多言语，想是世道上还明白一二分儿。那姓管的一派骄气，正是一块不腥气、不塞牙的‘东坡肉’。今日若不下手，到明日转了主户，万



一落到苏邪子、王小川、邓二麻子他们手里，他们就肥吞了，还笑我们上门猪头不曾尝一片耳朵脆骨哩。”王紫泥道：“你独自下手罢，我委实挂牵考试。”张绳祖啐了一口道：“纵然丢了你这个前程，也不可错过这宗。我对你说，古董混账场中，帮客不可要两个，有了两个帮客，就如妻妾争宠一般，必要坏事；光棍不可只一个，有了两个光棍，暗中此照彼应，万不失了马脚儿。你只管放心，管情明日咱二人有二百两分头。”

二人扣定，依旧又入残酌。管贻安道：“你两个一道巷口住着，想是商量机关要下手我们么？”张绳祖哈哈大笑道：“果然九宅不错，一猜就猜着了。原是商量请众客今日舍下吃酒，不许一位不到。”鲍旭道：“今早府上像待客光景——”话犹未定，管贻安道：“那就讨扰不成。残茶剩酒，叫狗攘的吃，我不去。”张绳祖道：“岂有此理。不过旋切酱菜，炒豆芽儿，绿豆米汤，爱吃酒的吃一杯儿。何如？”管贻安道：“这我就去了。”

说声去，便起席，刻下就走。刘守斋还留住不放，管贻安昂然直走，说：“可厌！可厌！”仍要从前门走。刘守斋说：“后边有便门，更近些。”一齐起身，西妮也送出后门，管贻安一把拉住道：“你也同去。”西妮道：“怕县里有公差。”管贻安道：“就是抚按大老爷撞见，也不好把我九宅怎么着。”扯住西妮前行。众人尚知回头作别。刘守斋呆望而已。

转到巷口，谭绍闻欲作别而回，张绳祖那里肯放。管贻安看见便道：“若是走了一个，谁要再去，就是个忘八大蛋。”张绳祖道：“何如？”绍闻少不得随众又到张宅。





日色初落，假李逵早点上两枝烛来。管贻安道：“来来来，这场赌儿，头叫老西抽了罢。即刻就弄，休要宿客误客，惹人厌气。老张，你那豆芽、酱瓜，到半夜里作饭罢。”张绳祖道：“敢不遵命。”管贻安派了自己一家，鲍旭一家，谭绍闻一家，张绳祖一家，王紫泥一家。娄星辉与他搭了二八账。绍闻方欲推托，被管贻安几句撒村发野的话弄住了，也竟公然成了一把赌手。

掌过灯来，摆上碗，抖出色子，开上钱。若再讲他们色子场中，如何取巧弄诡之处，真正一言难罄，抑且挂一漏万。直截说来，掷到东方明时，管贻安输了四百二十两，鲍旭赢了七十两，谭绍闻赢了一百三十两，其余都是张绳祖、王紫泥赢了。假李逵抽了二十两头钱，西妮得了五六两赏钱。娄星辉别自订桑中之约。

翻过盆时，假李逵将昨日请客肉菜热的上来，管贻安腹中饿了，也顾不得昨日的话，大嚼一顿。又吃着酒儿，等待天明。张绳祖道：“谭兄，忘了你的鹤鹑了，只顾赢钱，怕饿死了它。”管贻安道：“你也会弄这么？”谭绍闻道：“我不会。”张绳祖道：“这是班上昨日送他的。我说叫谭相公送他五两银子，也不承这些下流人的情。”管贻安要看，绍闻道：“我昨日来时，挂在祠堂洗脸盆架子上。”管贻安便叫取来。绍闻摘来，连袋交与管贻安。管贻安接在手中向烛下一看，说道：“这不是昨日咬破我的那个鹤鹑？”绍闻道：“我不认的。”管贻安道：“正是它！”向地下一摔，摔成肉饼儿，道：“我明日与他十两。”摔得在座之人，面面相觑，都不作声。忽说道：“天明了，与我开门，我要走哩。”昂然走了。



众人也没人送，惟有张绳祖送至大门。回来便道：“光棍软似绵，眼子硬似铁。管家这屎孩子，并不通人性。”王紫泥道：“悄悄的，休高声。他到产业净时，他就通人性了，忙甚的。”张绳祖道：“你这话太薄皮，看透了何苦说透。我如今就是通人性的了。”王紫泥道：“对子不字父，难说初见谭相公，开口便提他家老先生名子，这就不通人性到一百二十四分了。”张绳祖道：“不必说他。谭兄你赢这一百三十两，把昨日使的那二十两扣下，你拿回一百一十两去。你输了问你要，你赢的叫你拿走。现成的你拿去，丢下賒账俺们賸。难说叫你年幼学生讨赌博账不成？也不是咱们干的事，咱们的事要明明白白的。旧年盛公子那话，我心里只觉得屈得很。也不用再讲他。只谭兄目今明白就好。”因叫李魁儿过来，一秤称明，称了一百一十两。李魁讨了三四两采头，西妮也讨了二三两。娄星辉道：“我也丢丢脸，问谭相公要个袍料穿。”捏了两个裸儿。王紫泥说道：“余下一个裸儿，赏了提茶的小厮罢。”

谭绍闻这一百两银子竟无法可拿。假李逵拿了一条战袋，一封一封顺在里面，替他掀开大衣，拴在腰间。娄星辉向西妮道：“咱也散了罢。趁天未明街上无人，你随我去罢。也不必向小刘那边去，我自有个去处。熬了一夜，要睡到晌午哩。”张绳祖道：“我知道。”连鲍旭一齐，四人出门。张绳祖、王紫泥送出大门而回。

王紫泥埋怨张绳祖道：“你如何把现成银子叫谭家拿的去，咱賸賒账哩？”张绳祖道：“呸！若说你是个书呆子，你却怕考。我问你，人家父兄管教子弟赌博，固然这是败门风的事，若是遭遭赢钱，只怕父兄也喜欢起来。与谭家这孩子



一个甜头儿，他令堂就喜欢了，他再一次也肯来。那银子得成他的么？只怕一本万利，加息还咱哩，我若不是当初赢了头一场四十两，我先祖蔚县一任、临汾一任，这两任宦囊，还够过十几辈子哩。总是不赢不得输，赢的多输的也不得少。”王紫泥道：“你只作速催赌账来，我分了好保等。”假李逵道：“王大叔放心，全在我。”日色已高，也一拱而散。

这正是：

设媒悬罔诱痴儿，左右提携一任之；  
刚被于菟牙血后，升成伥鬼便如斯。



## 第三十五回

### 谭绍闻赢钞夸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

却说谭绍闻日出时自张宅回家，腰缠百金，也觉带他不动，曳着腰往前急走。只因心头欢喜，也就忘了街上耳目。从胡同口到后门时，门方闪开，一径到了楼下。家中因一夜不见了绍闻，都是浑衣睡的，此时正打算差人找寻，恰好绍闻到了楼下，合家惊喜。王氏问道：“你往那的去了？”绍闻也不答应，撩起大衣，解开战袋，丢在地下。说道：“梅姐，你倒将出来。”冰梅提起战袋往下一抖，扑的溜出十封银子，也散了两三封，银镲儿滚了一大片子。”王氏道：“你就揭了这些？”绍闻道：“咦，我揭不成，这些是我赢的。”王氏道：“你哄我哩。”绍闻道：“岂能在娘跟前说瞎话，实是赢张绳祖的。他那一次没有在咱家小车子推钱？这番我报了仇，赢他一百三十两。与了夏家二十两，众人破费了十来两，这是整整的一百。”王氏道：“咱家可也有这一遭儿。那日他那黑胖汉子搬钱时，恁样强梁。赢不死那天杀哩！”惟有孔慧娘一声儿也不言语。



王氏道：“叫赵大儿拿洗脸水来，你看你那脸上都是油气，指头儿都是黑的。”冰梅道：“奶奶忘了大儿走了？”王氏道：“我一发糊涂到这个地位。你就去取水罢。走了大儿毕竟不甚便宜些。晚上叫樊家女人做伴儿，人又蠢笨，半夜中喉咙中如雷一般，怪聒的人慌。”冰梅取上水来，绍闻洗了脸，王氏叫先做些挂面汤儿吃。绍闻吃了半碗，嫌不中吃，放下了。

只听德喜儿到楼门说道：“当店宋爷要上京，众人约定今午钱行。昨日约了两次，不曾在家的，如今南号里又来约。该去的时候，分赏五钱，也是南号里收管。”王氏道：“咱上年捎头面时，也承他许多人情，该去走走，五钱分赏也有限。”绍闻就于散银中捏了一个小镲儿，取戥子称。王氏道：“一百两整数休要破了，你就一封一封带去，先完了他这宗账，也不枉你赢了这一场子。我另与你五钱银子做分赏。”绍闻喜自不胜，另封五钱分金，就叫德喜儿拿了一个大拜匣，将一百银子封包，自己换了新衣。王氏道：“你一夜未必睡，早些回来歇歇儿。”绍闻道：“娘说得是。”遂携着德喜儿，夹着大拜匣，包上一个旧坐褥，一直上当店来。

当店戏已开本，众客下位相迎。绍闻秘地将分金交明，便道：“宋爷，有小事相商。”宋绍祁看拜匣张着口儿，露出银封，遂引至密室。绍闻叫德喜儿展开拜匣，当店小伙计架起天平，宋绍祁取出信票，拿过盘子，算连本带息该九十八两三钱。绍闻将银子倾入盘内，兑上法马，只九十五两有零。这原是假李逵包封时节，暗除了几两。绍闻只疑天平法码不合张宅戥子。宋绍祁说：“当日在京首饰楼下兑换，原



是借的珠子铺的足纹，这成色递不上，还少三两一钱。本不该争执皮薄，只是非关小弟私囊。一时再讲全要，我也不肯叫谭爷回去再取。”又叫小伙计取过算盘，对小伙计说：“你上一笔账。谭爷名下除收九十五两二钱外，连色并尾欠，还欠五两三钱二分。你一发上成整数，算作借银五两罢。”绍闻道：“承情。”宋绍祁一把拉住，又到前厅看戏。众人立身候坐。

绍闻坐不多时，只是打呵欠。顷刻排桌列座，序了次序，戏子又开整本。绍闻身子乏困，品味未完，得个空儿走了。

回家进的东楼，扑的倒在床上，呼呼的梦入南柯。这一觉好睡也。

直睡到飞鸟西坠家家上灯时节，方才有个醒意。梦呓中还叫了一声：“死么，看你怎么滚！”方才大醒了。

睁眼看时，在自己卧房床前，摆了一张炕桌，四面放着小低椅子四把。桌上八个围碟，中间高烧着一支大销金烛。门后一个铜火盆，红炭腾焰，一把茶壶儿蚓声直鸣，一提壶酒也热了。冰梅抱着兴官儿坐着。孔慧娘见醒了，起来一面说，一面斟了一杯茶：“你渴了，吃杯茶儿。”绍闻起身坐在床上，接了茶呷了一口。指着碟酌说道：“这是做啥哩？”冰梅笑道：“你赢了钱，俺两个请你的，休嫌席薄。”绍闻道：“当真你两个摆什么碟儿？”孔慧娘亦微笑道：“真正是请你的。”

绍闻出的楼门，在院里略站片时回来。冰梅就把睡着的兴官儿放在床上，枕的是慧娘新做的黄老虎顶面小枕头，盖



了慧娘一领绿袄襟儿，半遮半露，呼呼的睡。绍闻只得坐了正座。冰梅斟了一杯热酒递与慧娘，慧娘接杯在手，放在绍闻面前。又放了一双箸儿。冰梅又斟了一杯酒，放在慧娘面前，自斟一杯放在自己面前。慧娘手拿两双箸，一双放在自己面前，又递与冰梅一双儿。绍闻笑着举手道：“我与你两人看个回奉杯儿。”慧娘笑了笑，推回手去，冰梅笑道：“我年轻，担不起。”把绍闻喜得直是心醉。

却说人那游荡场上，心是个恍惚的，在这伦理场中，心是个清白的。此夕绍闻妻妾床前小酌，虽是小儿女闺阁私情，却正是伦常上琴瑟好合的正话。绍闻心中触动至情，看那慧娘，长条身材，瓜子面皮，真是秋水为神玉为骨。看那冰梅时，身材丰满，面如满月一般，端的芙蓉如面柳如眉。绍闻难道平日不曾看见么？只因今晚妻妾欢聚，倍觉融洽，所以绍闻留心比较并观。况且三口合来，刚刚满六十个年头，兼且一个德性娴静，一个德性平和，真正娇艳尚为世所易有，贤淑则为世所难逢。心中自言道：“我镇日守此国色天香，夫唱妇随，妻容妾顺，便是极乐国了。却被这一起光棍，引入烟花之中，那些物件乔妆俗扮，真是粪土一般，实实叫我后愧。”忍不住口中“呸！”了一声。冰梅道：“大叔呸什么？”绍闻笑了。略迟了一会道：“我竟是说不上来。”也就不说。

酒过三巡，孔慧娘不能吃酒，脸色已发晕，冰梅还挣扎吃第四盅。这三人说些闲话，只见兴官儿动了动儿，把绿袄襟掀开，露出银盘一个脸，绑着双角，胳膊、腿膀如藕瓜子一般，且胖的一节一节的。绍闻忍不住便去摸弄。冰梅笑道：“休动他，他不是好惹的。”那兴官早已醒了，哭将起



来。慧娘抱起，打发的尿了一小泡儿，还不肯住哭。慧娘双手递与冰梅，搂到怀里，以乳塞口，无处可哭。吃了一会饱了，丢了乳穗，扭身过来，看桌上果盘，便用小指头指着，说出两个字儿的话头：“吃果。”慧娘接将过来，剥了几个松子、龙眼、瓜子儿。吃不尽的都扣在手中，绍闻道：“就不与娘吃个儿？”兴官便拿一个瓜子儿，塞在慧娘口里。冰梅道：“爹就不吃个儿？”兴官下的怀来，便把一个松子塞向绍闻口中。绍闻张开口，连小指头儿噙住，兴官慌了，说：“奶奶打。”慧娘道：“今晚奶奶与你一块鸡肝儿，叫你唱喏，你硬着小腰儿，白要吃，如今却叫奶奶哩。”冰梅道：“这两日赵大儿闺女走了，兴官儿只是寻。他两个玩惯了，摘离不开。那闺女还到后门上寻兴官儿，大儿抱回去了。”绍闻道：“大儿就该放过来，叫他两个耍。”慧娘道：“人有脸，树有皮，赶出的人，再进来脸上也支不住。只是我到咱家日子浅，赵大儿两口子作弊不作弊？”绍闻道：“那作弊二字他两口子倒万不相干。只是王中说话撞头撞脑的，惹人脸上受不了。”慧娘笑道：“手下的人，怎的得恁样十全。大约甜言蜜语之人，必然会弄诡道。那不作弊的，他心中无私，便嘴头子直些，却不知那也是全使不的哩。”绍闻道：“只因说话太刚，惹人连他的好处也要忘了，所以昨日我打发他。不过咱爹承许他的菜园，他的市房，不昧他的便罢。”慧娘道：“他领了去不曾？”冰梅道：“我听说王中这几日并不曾出门。”慧娘道：“怎的咱爹在日就许下他这些东西？”绍闻道：“是咱爹辞世之日同我许他的。”慧娘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这事还得一个商量。只是我是女人家，不晓的什么，又年轻孩气。冰姐，你把热酒再斟一杯与他爹吃，我也再吃半盅儿，夜深冷





了。既是咱爹临终许他，想是咱爹重用的人，如今咱爹现今没有埋哩，赶出去心里也过不去。况且你也知道不作弊，咱大家商量，明日还叫他两口子进来罢。冰姐，你说使的使不的？”绍闻道：“既是你说，大家愿意，明日就叫他还进来。”慧娘道：“到底你要体贴咱爹的意思。我想咱爹在日，必是爱见他哩，只是还没见他奶奶的话儿。兴官呢？”冰梅道：“娘叫你哩。”兴官在绍闻怀中，睁着小明眼儿看慧娘。慧娘道：“你明日与奶奶唱个喏儿，替王中讲个情，叫赵大儿把他家小妮儿还引进来，与你玩耍。你先与你爹唱个喏儿，我明日与你做新鞋。”那兴官果然不照东，不照西，作了一个小揖儿。把绍闻喜欢的成了一个乐不可支。

慧娘抱过怀中，片时又呼呼的睡着。慧娘慢慢放在床上，脸偎脸儿拍的睡了。绍闻道：“你今日见孩子这样亲，到明日你恭了喜，更该怎的？”慧娘把脸红了，说道：“你不吃酒罢，还有面哩。”正是：慈爱固是天性，娇羞也是人情。冰梅道：“我去厨房把面下来罢？”慧娘对绍闻道：“你在这里看兴官，我与冰姐去厨房收拾面来。天已四鼓，只怕饿了。你休要摆布醒了他。”去不移时，面已到了，细如发，长如线，鸡霍为羹，美而且热。绍闻吃了一汤碗，说道：“这岂不强如挂面万倍。”又重了一碗儿。慧娘与冰梅各吃了一汤碗。绍闻又吃了三四杯酒，酒催睡魔，呵欠上来，说道：“我先与兴官儿睡罢。”脱衣解带，抱住兴官，父子俱入梦境。

冰梅道：“婶子与大叔说话时，我听着极好，只是我说不圆范。咱也睡罢，夜深了。”原来冰梅一向在堂楼安歇，后来绍闻屡次夜出，冰梅也移至东楼一处作伴，所以此后俱

